

畫圖或不畫圖

我去了那個社團成果展。

從法蘭卡的限時動態裡看見的，構圖極其平庸的照片，用做簡報的網站拼貼出的展覽海報，她的手指指向展覽的地點。

展場空蕩蕩的，油畫布和裱框的水彩作品掛在白牆上。我穿梭在作品間，一樣的構圖，畫了相似的靜物，只換了背景的底色，所有的風景速寫，畫的也都是同一片山。我找不到她的畫。

於是視線向下，在每一張作品下的解說牌停留，直到看見熟悉的名字。

那是一張拙劣的水彩風景畫。凌亂的渲染，配色黯淡，畫面上是學校湖中的涼亭，筆觸生硬，連形狀也勾不準。我想從她的筆觸裡找出線索，水彩顏料的沉澱效果在畫面中顯得突兀。

我一直以為所有人都會畫畫，直到她不再畫了，現在來看，只剩下難看的塗鴉。我轉過身時，法蘭卡剛好從後門走進來，穿著鬆垮的帽T，手裡還端著咖啡，她看見我時，手裡的塑膠袋發出摩擦聲。

我們沒有打招呼，就像過去的每一次一樣。

涼亭下的湖中什麼生物都有，放生的情形嚴重，外來種的入侵，幾乎見不到造景湖中常見的鯉魚了。我從未仔細看過，聽說湖中的魚牙齒鋒利。每一隻魚都會閃著銀白色的鱗片，在水面的波光下，她只畫出灰灰濁濁的一片，連水面都像是固體的。

她手裡的咖啡冒著熱氣，喝的是什麼，拿鐵還是美式，但不再是那時候福利社的熱可可了，她也還沒變成現在這樣。她在畫室裡的背影，在角落背對著教室，畫框靠在牆上，張開整面的畫布，站著蹲著跪在地面，在幾乎超過自己身高的畫布前，一點一點的上色。

我不斷畫著靜物圖片集裡的素描，看著她在整張畫布上逐漸畫出滿池的鯉魚。她回頭看我，我把靜物集裡的照片撕下攤開，她的畫裡，鯉魚群張著嘴擠成一團。

我們也在學校的走廊裡碰面，更多的時候，她下課時只在教室裡，低著頭

畫圖，在空白的筆記本裡畫出各種東西，成為下一幅圖的構思。我經過走廊時和她對視，笑了下，然後低下頭。

在午休時，法蘭卡出現在我的座位前，抱著我那本起毛邊的靜物集。她低頭，指尖在封面上反覆摩擦。我伸手接過時，指尖擦過她的，她沒有馬上走。

「為什麼只畫照片？」她問。我在下一張作品裡，畫下了她背對著我作畫的樣子，畫室裡流傳一些細碎的聲音。

A 在空蕩的走廊拉住我，壓低聲音就想問我。我聽著，看著在畫室裡白熾燈下的灰塵閃爍。法蘭卡把畫布轉了方向，面朝著我，她畫幾筆，多看我一眼。我畫完圖，把炭筆塞回工具箱時，她草草收尾，跟在我身後，一起走到公車站牌。

她放下那張一百號畫布後，坐到我旁邊的空位，也開始只畫著黑白的素描。我們牽手，擁抱，接吻，一起走到公車站。指縫裡卡著炭筆的黑色粉末，把兩人的手掌都沾得黑糊糊，掌心的汗都是黑色的。

在濕漉漉的夏天，從室內泳池的挑高氣密窗裡，陽光在水面留下光波。法蘭卡的深色連身泳衣，皮膚在水光下幾乎透明。她試圖游向我，我坐在水池邊緣，雙腳沒入池中，看著她在水道裡來回游動。她的動作不怎麼標準，水花濺到我的臉上，帶著氯水味的刺鼻。

她游到我面前，掉出泳帽的髮絲，濕透的貼在臉頰上。我盯著她水面下的雙腿，在水波裡扭曲變形。我連泳衣都沒換，她漂浮在水面上和我聊天。

在夏天結束的時候，她和 A 交往了。

一開始，我只是在畫室門口看見 A。他穿著那件領口鬆垮的 T 恤，帶著運動後的熱氣，唐突地推開畫室的門，大聲嚷著法蘭卡的名字。把拎在手裡的兩杯手搖放在法蘭卡面前，插下吸管，開著嘴咀嚼，盯著她畫圖。

我握著炭筆，正對著法蘭卡的背影，以排線在紙上刮出沙沙聲。A 的手橫過法蘭卡的肩膀，她的身體抖了下，下筆歪了些，她轉過身看我一眼，我換了枝更黑的炭精筆，加深陰影裡的細節，以小指頂著畫紙勾勒。

在接近下課時，A 指著那幅畫上還沒塗色的棕色底色，戳得用力，畫布微微凹陷，法蘭卡擺了擺手，我不需要說話，只需要看著，法蘭卡真的放下筆。

我稍微湊近想看，A沒有發現，在他轉頭拿飲料的時候，我用指尖，輕輕滑過法蘭卡露在帽T外的後頸，微微顫抖。

我盯著A的那隻手，指甲縫裡卡著污垢，在她的皮膚上留下淺淺的壓痕。他髒掉的指尖，甚至從沒想過畫出任何塗鴉。在學校美術課時，我們圍在花圃旁的水池，要畫出校園中的風景。

池裡魚群稀少，我伸手讓指尖在水裡滑出漣漪。我低頭畫下鯉魚游動漸進的軌跡，連續重疊的魚背，在水中在畫紙上留下殘影，魚有自己的游動軌跡，所有的魚穿梭卻不衝突。用素描的方式記錄，鉛筆的痕跡留在紙上，深深淺淺的色塊和漸層。

法蘭卡甚至沒帶著老師發下的紙張離開教室，我看過她畫的鯉魚，鮮豔繽紛的色彩，在投下飼料前，魚群張嘴推擠的動態。她勾著A的手，在池邊遠遠看著。A在課堂結束前，把畫紙扔進池中，紙張浸水，顏色變深，吸水下沉。

在那堂課上，法蘭卡最後只交出了一張畫了簡單樹影線條的敷衍草稿。

法蘭卡還是讓我能夠頻繁地出現在她的房間，我們並肩坐在地毯上，矮桌上攤著課本，她低頭書寫，把螢光筆畫下的重點，抄進筆記本裡。

橫線活頁紙的那種，她抽了張給我，我翻動厚重硬殼的畫冊，把看到的色塊沿著輪廓線條，越過筆記紙的橫線騰上。一整張筆記紙畫滿，從畫集中的臨摹到想像裡的各種奇幻怪異場面，算了幾頁上課講義裡的數學習題，我攤在床墊上睡著。

我感覺到床墊塌陷，法蘭卡爬上，躺在我身邊。她關燈，房間裡只有窗外街燈透進的橘紅色光線，一切變得模糊。我眯著眼感受，她蜷縮在我身後，伸手環住我的腰，臉頰貼在我的肩胛骨上。她抱得很緊，身體溫熱。

她的髮絲蹭在我的脖子上，柔軟輕柔，殘留著泳池邊的氯氣味。她的指尖探進我的上衣邊緣，摩擦著微微凸起的肋骨邊緣。掀起的上衣下擺裡，露出平坦的腹部。我在翻身中，伸懶腰發出鼻腔裡的輕哼，她替我蓋回毯子。

她起身離開床時，我在黑暗中與她對視。她睜大眼睛，又湊過來吻上我，我睜著眼睛接吻，呼吸間還帶有急促的潮濕。

我在黑暗中計算著炭筆的黑色，在雨天撐傘走去畫室，雨水滲進布鞋浸濕

鞋襪，我踩進水坑裡吸飽水分，鞋裡的水，在每一個步伐的踩踏間，逐漸變得溫熱。我進畫室時，脫去鞋襪，露出發皺的腳趾。

法蘭卡傳來的照片裡，背景是補習班刺眼的白光燈管，A的臉佔了大半個畫面，對著鏡頭露出鬼臉，法蘭卡在他身旁，面前堆著厚厚的單字本，手裡握著印有補習班名稱的那種廉價原子筆。

我看著螢幕，滑掉訊息。

畫室裡的人少了，我在角落看見那張大片的畫布還靠在牆邊，鯉魚群在沒了光線的地方，顯得灰暗擁擠。我拉開椅子坐下，指尖擦過畫布邊緣，顏料逐漸乾硬。

我會完成該畫的圖，畫室老師在矮桌上，放著逐漸腐敗的水果和過期很久的瓶裝飲料。我坐在矮凳上，捧著畫板，伸直手臂，以鉛筆量出物體的比例長度，完整複製在紙上。

我喜歡鉛筆在紙面上的觸感，在美術課的作業上，我用鉛筆簡單畫了素描，作品發回時，分數極低。作品要像快門速度最低的那種照片，魚類不會在畫紙間穿梭游動，只會停留成那種靜物素描。

我又回去魚池邊確認，水面的顏色更深，映出池邊植物的綠色。池底原本鮮艷的魚長得相近，我認不出我在紙上畫的那些。旁邊經過的工友，扛了大的橘色塑膠桶在一旁。

他穿著深綠色的塑膠連身裝，下半身沒入池水中，濺起漣漪，攪起底部的淤泥，混濁的水面和氣味，像是雨後的草地。

他在水裡以長柄的小網追捕，魚群因驚擾而竄動。將暗色的吳郭魚逼到角落，熟練撈動，往上拉起時，暗色的魚在往裡拍打跳動，發出濕黏的撞擊聲，張大嘴巴，吸入過於稀薄的空氣。他才隨手將魚甩進塑膠桶中，濺起水花，魚類在更狹小的地方，游動自在。

接著他轉向池子的另外一頭，動作放得更輕緩一些。困在石縫邊的魚，側腹有塊明顯的缺口，帶著花紋的鱗片被咬下一口，傷口邊緣翻出死白的肉質。工友將網子探入水底，輕輕一兜，鯉魚連同破碎的尾鰭，被提了上來。小心倒入較小的塑膠桶裡。

桶中水位很淺，鯉魚只能歪斜著身體，把側腹的那塊缺口對著我，鰓蓋急促地開合，連呼吸也顯得吃力，圓形的魚嘴在水面上張到最大，吐不出聲音。魚嘴張開的樣子，像池中永遠等待飼料餵食的魚群，我分不清每一隻魚的樣子。

工友抹去臉上的水痕，推著桶子。他說這條魚大概是不行了，咬得太深，拖得太久，裡面的肉都爛了，他的腳步在地面留下濕透的印痕。

天氣變涼之後，市立泳池也幾乎沒人了，只剩下幾條藍色水道線上的浮標，在池裡浮沉。法蘭卡還是喜歡水裡的溫度，我看著她換上深色的連身泳衣，把髮絲塞進泳帽後，臉部輪廓變得銳利清晰。躍入水中，佔據了整條水道。

我坐在岸邊看她游泳，她的自由式游得順暢快速，指尖入水的角度幾乎沒激起一絲水花，手臂滑過頭頂時，帶起一道明確的弧線。抓水，抱水，推水，動作重複精準，她換氣時頭部側轉，開著嘴在水面上吸氣，然後扎入水中，吐出一串細小的氣泡。

我終究拗不過她，在泳池門口的櫃檯隨手買了平價的那種泳衣，跟著下水。室溫很低，整個人沒入水中，發抖著適應溫度，和更濃的氯氣味道。她在水道中央停下，教我漂浮。

全身放鬆，把耳朵埋進水裡，我試著平躺在水面，視線對上挑高的氣密窗，陽光被髒污的窗玻璃折射得慘白。水浸入我的耳中，一切變得模糊。法蘭卡在水中，雙手放在我的背後，輕輕撐著我，我吸了大口空氣，挺起胸腔，浮在水面，聽不見她說話。

我突然站起，在水中踉蹌，踩穩池底，藉著地面的支撐力，猛地撲向她。池子很淺，水花濺進眼中，我環住她的脖子，用全身的力道壓她入水，重量讓她站不穩，我們跌進水中掙扎，直到她把我拉起。

「你換氣的樣子好醜。」我朝她大喊，聲音在泳池裡迴盪。

她笑了，胸口喘息而劇烈起伏。張大嘴巴呼吸，像池中的鯉魚，我把後腦勺埋進水中，露出臉部，嘴巴開合，模仿著魚的姿態。

魚池裡的魚被咬爛，待在角落幾乎不動，幾乎死了。她抓住我我飄在水上的肩膀和脖子，朝泳衣肩帶露出的脖頸處咬了一口，只用嘴唇碰觸，沒有留下

齒痕。我想掙扎，被她托著穩穩浮在水中。

「像殭屍一樣。」法蘭卡說。

「好吃嗎？」我說。

「有點鹹，味道好糟。」法蘭卡說。兩隻手輪流捏著我露出的軟肉，用喉嚨模擬吞食的聲音。她推著我進入淋浴隔間，輪流傳著同一罐沐浴乳。我吹頭髮時，她嗅聞著，「這樣的味道剛剛好。」她說。

她像殭屍一樣咬了我一口。「才沒有殭屍這回事呢。」我說，推開她湊近的臉。

套回布鞋時，注意到腳趾發皺的皮膚，帶著濕氣與水氣冰冷。走出市立泳池，冷空氣灌入領口，在皮膚上凝結成一陣顫抖。她戴上帽T的帽子，蓋著大半張臉。

我們在站牌下等車，她語氣平淡的說，「我要去補習了。」A從遠處跑來，揮著手大喊她的名字。我點點頭，轉身走向回家的路。那件平價泳衣，只穿過這麼一次，就塞進衣櫃的最深處。

她補習，我連講義裡的習題都做得零零落落，數學講義上空白的計算空間，全拿來畫圖。老師講解，我用原子筆在紙上快速勾勒。從法蘭卡水面下看起來扭曲變形的身體，到身體歪斜，嘴巴大張的殭屍。

低頭專心的樣子令人懷疑，法蘭卡在下課時抽走我的講義，然後被嚇得後縮，用力闔上書本，書背敲在桌面發出悶響。

「你好煩。」她說，躲避著，退得遠遠的。

「殭屍電影不都這樣嗎？」我說。張大嘴巴，從喉嚨深處發出怪聲，晃動頭部，朝她湊近。在靠得最近的時候，叫出聲，口水都要噴到臉上了。她推開我，抓著橡皮擦朝我扔過來。

我笑著躲開。殭屍片裡的暗色調根本看不清，我以原子筆線條加深的殭屍臉輪廓，最底下畫的就是她的臉。殭屍電影一直都是那樣的，被咬過之後，身體組織變異，漸漸失去原本的樣子。身體組織的崩落，伴隨著喪失的感知。

我在課程的中途，舉手說要去廁所。直直走出教室，順著走廊，在下一個轉彎處，繞過穿堂，走向花圃旁的水池。水面的混濁早已沉澱下，只浮著幾片落葉。我在池邊，指關節敲著水泥邊緣。瀏覽過每一條水中的魚，魚的花色不同，但我認不出任何一條。只有幾隻水黽從水面滑過，激起細小的漣漪。

橘色塑膠桶裡的魚，也不知去向。

工友以長水管替周圍的花叢澆水，他說那條魚早就死了。這種魚，在被咬了第一口的時候，就已經算是死了，只是身體還沒發現。

池水被微風留下波紋，波動很緩慢。我回到教室時，老師的粉筆在黑板上敲擊出單調的節奏。我低著頭，在課本上漫無目的地畫著圓圈，一個疊著一個，黑色的線條，逐漸堆疊著一個深邃的洞。像那天在桶中的魚眼，盯著我時的樣子。

我試著認識水池中的魚群，為每一條魚給出編號，但總是數不盡所有的魚。法蘭卡說過她畫的那張一百號畫布，就是學校的水池。具體來說是哪幾隻魚，怎麼也說不清。

她連畫也都沒畫完，那張大片的畫布就留在畫室裡，我每週都見得到。「你那張油畫，打算要畫到什麼時候？」我忍不住時，側過頭，壓低聲音問。

法蘭卡的手停了下來，原子筆尖在紙上戳出深色的墨點。「不想畫了，沒時間。」我盯著她看，在便條紙上塗塗抹抹，遞給她。張著大嘴的殭屍，醜陋又滑稽，她揉成一團扔進書包裡，把自己埋進課本上的文字裡。

在殭屍片的結尾，固定都是這樣，主角群總算逃到了看似安穩的避難所，忽然地迎來下一波的攻擊，或是皮膚底下露出的咬痕和青紫色的血管。被揉爛的紙條，會躺在書包深處，和單字本跟練習卷堆在一起。

因為A也並不會畫畫。

A在後門等得不耐煩，又按了一聲機車喇叭，聲音穿透薄薄的展間牆壁。「我要走了。」法蘭卡說。她把手裡那杯咖啡喝完，扔進展場門口的垃圾桶，我看著她走向門口。

殭屍片裡如果出現轉折，會是被咬過的人，在真正成為殭屍之前，有一段極短的時間，看著自己發青壞死的血管發呆，然後在下一秒，失去記憶，露出

空洞大張的嘴。

那片漆黑，我早在很久以前，就從她臉上看見了，我一圈圈描繪，畫在課本上。

我真的去了她所畫的那座涼亭，湖邊的水位退了一些，露出滑膩的青苔。我走進亭中，在橋上走著，魚群湊近，張大著嘴。我用鞋尖，把橋上路面殘存的飼料踢進水中，魚群張嘴、大口吞噬爭搶。嘴裡的黑，也是一片漆黑。

水面被魚群推擠晃蕩出漣漪，暈開了我倒映在湖上的樣子。我持續畫下的黑色圈圈，在填滿時，還逐漸擴大，我只能躲進這個洞裡。